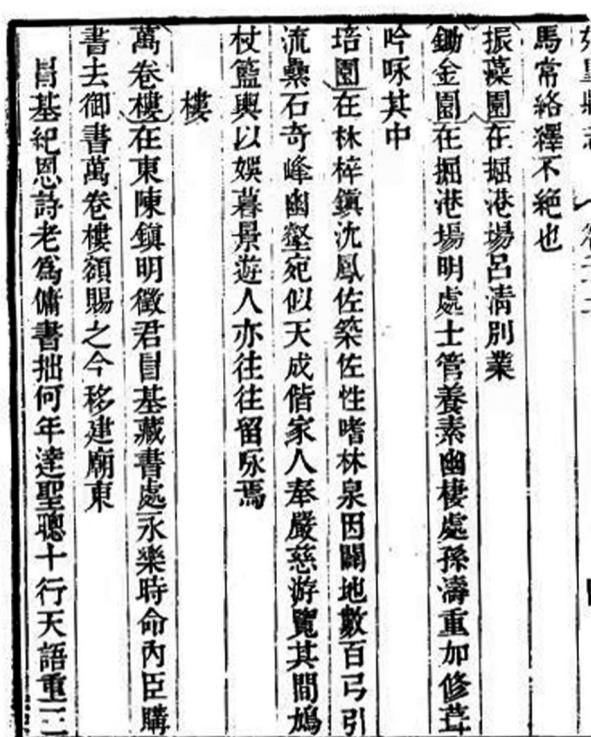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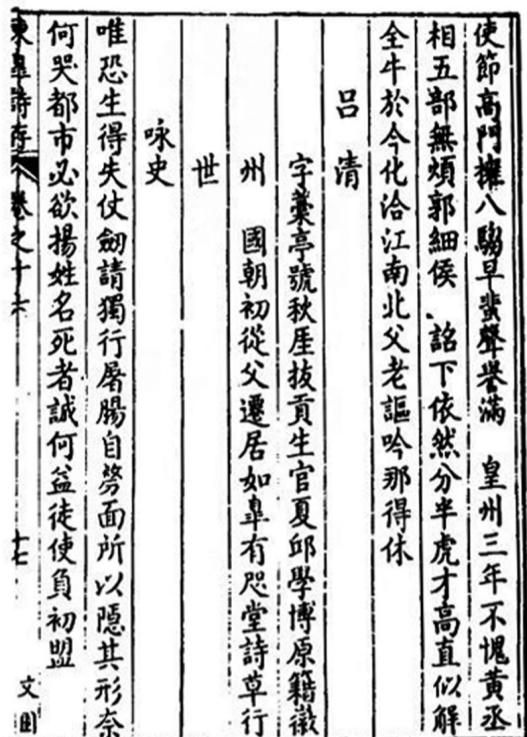


海陵旧话

寻找振藻园(上)

□徐继康



振藻园有名吗?好像有点。只要说起如东园林,大概都要提起它。它与丰利的文园、马塘的晚香园、岔河的日涉园一样,都是清代皋东地区有名的园林。但它又是陌生的,大家对它似乎一无所知,远没有对其他几个园林那么熟悉。有人在翻阅旧版《如皋县志》、看到《古迹》里那一行“振藻园,在掘港场,吕清别业”时,才会想起:“哦,掘港原来还有一座振藻园。”

我就生活在掘港,这个安静且充满烟火气的海边小镇,人们总是低头忙于自己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听见一个人说起过振藻园。是呀,谁会去关心一个遥远得与自己毫不相关的园林呢。每当夕阳西下,我会呆呆地望着窗外想一些过去的事,吕清和他的振藻园,偶尔从脑海里一闪而过。有时真想出去走一走,但又能去哪里?我知道,振藻园在脚底下这块土地上已经消失得没有一点痕迹。

吕清,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在嘉庆《如皋县志·选举》“康熙二十七年”那一页,有“吕清,拔贡,官虹县教谕,江宁籍,见《吕氏家谱》”几个小字,被紧紧挤压在一个扁扁的方格内,如不细看,估计不会有人注意到。在卷七《盐法》一则附录里,记有“邑人吕清著《太平盛事》”,并列出二十四则目录,这是关于“盐法”的一本著作,不过今天已经失传了——如果不留神,这个也容易被忽略掉。除此之外,那本厚达二千二百三十六页的“县志”,再无一字提及吕清。

我刻意留心过时人的诗文集,也翻过《崇川诗集》《五山耆旧集》《海曲拾遗》这一类书,想找一找关于吕清的片言只语。很奇怪,半个字也没有,好似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这个人。难道他的故事与他的园林一样,也从大地上消失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个名字在时间里回荡?

突然想起《东皋诗存》,这个东皋诗词的博物馆,就像一只收藏记忆的百宝箱,总是充满神秘,只要你有足够的兴趣,它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果然,在卷十六,我发现吕清正安静地坐在那里:

吕清,字藻亭,号秋崖,拔贡生,官夏邱学博,原籍徽州,国朝初从父迁居如皋,有《怨堂诗草》行世。

集中收了他五十首诗。一读之下,不由大吃了一惊,真没想到这寂寂无名的吕清,诗歌竟然写得如此之好,且来看一首《月夜》:

花气拥茅斋,空庭夜忘久。独坐看归云,淡淡过杨柳。天宇何寥廓,顾影频搔首。左右寂无人,春风鸣户牖。月前不能眠,自起开尊酒。

散缓天真,冲淡自远,如果把这首诗置于《陶渊明集》中,绝对难分彼此。忍不住再抄一首,诗名《宿塔山》:

塔山留一宿,暂息亦安禅。枕上秋声满,窗中月色悬。豁然忘世累,不复有人烟。欲结曹溪侣,山灵许暮年。

又如《种树篇》《南寺》《雨雾》等篇,都是语出自然,笔调疏淡,朴素真率,大有李白所云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之妙,读之如凉风吹衣,令人顿起萧然尘外之思,实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由此想见吕清虽身羁尘网,但胸次高洁,也是宇宙间第一等风流人物。其实像吕清这样的和光同尘者,历朝历代真不知有多少。

吕清曾任夏邱学博,也就是虹县教谕,这在他的诗中多有记述,如《夏邱夏日》《夏邱夏日书怀》《夏邱南庄观荷》。他在一首《丙寅九日夏邱怀诸兄弟》中云“客里初逢节,茱萸带泪看”“始知离别苦,悔我早弹冠”,这是他初到虹县后正逢重阳节时所写,时间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九月,这比《如皋县志》里的记载早了两年,可见官方记载也不一定准确,还有“县志”说他“江宁籍”当是“休宁籍”之误。吕清的虹县生活应该是相当轻松的,在署中栽梅种柳,到城南沽酒观荷,时不时去

山里转转,与山僧煮茗论禅,看带湿山光,看枝头朝绿,冉冉春光遍,斜日下迟迟,写了许多颇具性情的诗。但诗里总有一丝淡淡的忧愁,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的家乡,思念着他远在皋东的母亲。

他诗中说到了他的家人,他有个弟弟叫吕涛,还有一个号英白的,时常随他山川远游,不知两者是否为同一人。他在诗里也说到了掘港的一些人和事,如《送西方庵灵章和尚移锡马山》,西方庵就是西方寺,在掘港住了十年的灵章和尚准备到马山去,分别之际,吕清赠之以诗。三首小诗,写灵章和尚离别时“回首栽桃处,而今十年过”的依依不舍,幻想他到马山时“老衲忽飞锡,山禽时出迎”的场面,又仿佛看到他到达之后那“悠悠山水下,寂寂山上僧”的蒲团生活。

一首《秋郊晚步过孙处士幽居看芙蓉》,记载了掘港一个孙姓隐逸之士的日常小景,诗前有小序:

处士孙姓,问其名,不答。居于东海之滨,一椽课读,三径种花,足不入尘市者二十多年。与之游,服其甘贫遗世,初不料海隅亦有孤洁如此者。

吕清与孙处士本是同类人,不然怎么可能与之共游呢?其实像孙处士这样的白首鹿门翁,掘港这个偏僻之地倒还有一些,同有处士之称的清溪先生章纯仁就是其中一个。章纯仁与吕清为同时人,两人有没有交集,今已不得而知,但两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吴雪疑,一个居于螭山几十年的黄山人。两人都有诗写及他,章纯仁是《送吴雪疑归黄山》,吕清是《读吴子雪疑黄山诗》,写得都很好,还是抄录吕清那一首吧:

天涯芳草三年绿,菟裘远寄黄山麓。有梦不离溪上云,相思只在猿与鹿。奇峰句里忽飞来,顿吐青莲三十六。荒斋疑踞万峰头,卧听松风时谡谡。

章纯仁写在与吴雪疑螭山分别之时,而吕清写在分别三年之后。

轶闻掌故

海安的第一台放映机
与第一台电视机

□程太和

新中国成立前,海安没有放映机,更没有电影院。新中国成立后,海安第一台放映机是什么时候购买的?通过什么途径购买的?笔者翻阅《海安县志》《海安镇志》《海安文化志》均未找到答案。直到前几年,笔者与海安文化界的几位老前辈相遇谈及此事,才弄清了海安第一台放映机的来龙去脉。据他们回忆:海安第一台放映机大约购置于1951年,是县民众教育馆(文化馆前身)从如皋白蒲(当时白蒲属如东县管辖)新生电影院购买的一台二手货。

1949年秋,海安县成立民众教育馆,馆址在县城中市后街徐氏家祠,30余间平房并一个大院,配有文化干部9人,辟有图书室、阅览室、乒乓球室、棋室等。当时,苏中地区一般老的县城都有戏院(兼作电影院)不定期地放映一些黑白电影(有的还是无声的),故海安民众教育馆也急需购买一台放映机,但苦于资金无法筹措。1950年,县政府文教科干部周克礼拟定了全县教师筹资创办电影放映队的计划。为此,还邀请驻泰州的苏北电影队到海安民众教育馆放过一场电影,以调动大家筹资购买放映设备的积极性。经多方筹集,筹资1000余万元(当时1万元约合后来的1元)。

机缘巧合,海安民众教育馆听说如皋白蒲新生电影院因经营亏损欲出售放映设备,即派人去白蒲商量购买此设备。经了解,白蒲新生电影院的放映机是美国勃勒斯工厂生产的(具体的是什么品牌,现已搞不清),发电机是南京下关某厂生产的2.5匹马力发电机。放映机与发电机均从上海购得,使用了10个月不到的时间,足足有八成新。其中,放映机原购置价1500万元,发电机原购置价500万元,两者之和2000万元。白蒲新生电影院的老板叫刘福源。海安民众教育馆人员与刘福源商谈。刘福源说,放映设备真心想出售,但设备使用时间不长,价格至少要1500万元。海安方说,海安也真心想购买,但价格必须让步。最终双方以1000万元成交。

从如皋白蒲购买放映设备后,海安民众教育馆向上海“华东影片公司”租来《百万雄师下江南》《八女投江》《新儿女英雄传》等影片。上述影片除在海安放映外,还到立发桥、贲家集、贲家巷、西场、丁家所、胡集、曲塘、莫家庄、沙岗等地放映过。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无汽油供应,故发电机所需汽油只能以等价交换的方式向私营购买,大致是1包16支“红魁牌”洋纱换取汽油10市斤。每放映一场电影(包括照明)约需汽油2.5市斤。由于发电机马力不足,放映时留声机经常“吱吱”地发不出声音,有时中途还停电卡壳。1953年9月,海安县成立专职的电影放映队(后列编为苏北第44电影放映队),上述放映设备由民众教育馆划归电影放映队。

海安县第一台电视机购置于1970年7月。

1970年7月,海安县广播站架设了高度为48米的拉杆式天线,并从上海广播器材厂购置了海安县第一台电视机,接收电视节目。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工商银行海安县支行、海安县农机修造厂、李堡红旗机械厂等单位购置了电视机,自制天线,接收电视节目。1979年11月,县广播站内建成了电视差转台,购置各类转播设备,转播中央电视台节目。